

出版感言

看着案頭這部厚厚的書稿，我心中湧動着難以言表的感慨。為了《港九獨立大隊》的面世，我們傾注了太多的心血，經歷了數不清的曲折，現在終於進入了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階段。原先以為可以鬆一口氣的感覺並沒有出現，反而愈發忐忑不安：我們的努力可以得到先輩們的認可嗎？可以讓今天的人們對 80 多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香港抗戰有一個形象、客觀的基本認識嗎？

我的父親、母親都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士。

我的父親鄧斌（當年叫鄧賢），1936 年在香港吉澳島上家族開設的雜貨店當店員，並兼教私塾，於 1941 年參加革命，任祕密交通員。

1942 年初，我父親在吉澳島巧遇時任港九獨立大隊短槍隊隊長黃冠芳帶着五六個隊員，利用宴請一股當時橫行港島一帶 60 多名匪兵的時機，不費一槍一彈，將他們繳械俘獲。我父親為之十分傾慕，遂在黃冠芳協助下，轉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短槍隊，成為隊員。

我父親在 1943 年 3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政治戰士、小隊長、副中隊長、中隊長。抗戰時期，他跟隨港九獨立大隊大隊長蔡國梁以及黃冠芳、劉黑仔，參加了營救在港文化界人士及被日偽追捕的黨內外知名人士，襲擊香港啟德機場，打擊日偽頑敵，懲治漢奸、特務，救助盟軍戰俘及飛行員等戰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堅持在香港抗戰三年零八個月的港九獨立大隊，完成了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一部分同志留下轉入地下工作，繼續為部隊籌集物

資，保障後勤；主力則撤離香港，在東江縱隊建制中奮勇戰鬥。

我父親鄧賢在港九地區打擊日偽頑敵的鬥爭中英勇善戰、較有名氣，組織上為了工作需要，令他改名為鄧斌。當時，為了應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由黃楊聲、鄧斌率領港九獨立大隊縮編成的港九獨立中隊，轉戰於廣東九連、紫金等地區（曾駐紮在中壩鎮獅該下村），狠狠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取得了自衛反擊戰的勝利。

1946年6月，我父親隨東江縱隊主力北撤山東煙台，在華東軍政大學任分隊長、區隊長；1947年，隨兩廣縱隊轉戰華東，任二團偵通連連長，參加了兩廣縱隊在解放戰爭中的戰役戰鬥，並在淮海戰役中負傷，右眼失明。

我父親在戰爭年代戰功卓著，被授予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1950年後曾任珠江軍分區司令部通信科科長、粵北軍區司令部通信科參謀、廣東省連陽縣人民武裝部民兵科科長等職。

我的母親是陳炳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祖居香港的我母親整個家族的青壯年，都投身於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我母親參加革命時任交通員，後來在港九獨立大隊大隊部負責部隊的經費和貴重物品保管工作，多次捨生忘死地圓滿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抗戰勝利後，我母親也隨部隊北撤山東煙台並進入華東軍政大學學習。1954年，她轉業到地方，一直在文化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直到離休。戰爭年代，我母親在部隊三次榮立三等功，是人民共和國의功臣。

我們兄弟姐妹從小隨父母生活在粵北的崇山峻嶺之中，時常聽他們講起香港抗戰和解放戰爭的故事。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故事，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極大影響。

改革開放後，深圳建設經濟特區。我父母和他們的戰友，為了實現當年對家鄉父老鄉親的承諾，紛紛從全國各地調回深圳，以戰爭年代的東縱戰鬥精神，以「殺出一條血路」的大無畏氣概，奮不顧身地投入深圳經濟特區的開發建設。

時光荏苒，他們老了，離休了。我父母的老戰友們常常聚到我們家，半

天半天地坐在一起，回顧他們的經歷，講述對後人的期待，並且盡其所能地參加教育下一代的活動。這些都對我影響至深。

記得那次，我父親聽說當年他們營救的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的兒子大衛要來探望，心裏非常高興，找出那隻珍藏了幾十年的指南針，仔細地擦了又擦、看了又看，十分激動地告訴我們：「這是那位美軍飛行員戰友臨別時送給我的，我要讓他的兒子好好看一看！」

再後來，我的父母及叔伯阿姨們這些人民共和國的英雄，開始陸陸續續地離開我們。這讓我在錐心的疼痛和失落的同時，突然意識到：我應該做些什麼。不僅僅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為了留住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根脈。

經過幾度曲折摸索，我帶領朋友成立了致力於歷史人文類紀錄片原創及攝制的深圳市大鵬兄弟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努力傳承先輩的精神和文化。

10多年來，我們先後支持及製作了：

1. 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營救美軍飛行員的大型紀錄片《營救克爾》(Take Me Home)；
2.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媒體專著《逃出生天》(The Great Escape)；
3. 真實再現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戰地攝影記者沙飛傳奇人生的傳記紀錄片《尋找沙飛》(Fei Sha)；
4. 關於一位著名美國科學家成長故事的科普類勵志紀錄片《戴貝雷帽的比爾》(Scientist in a Beret)；
5. 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侵佔香港歷史及當代香港人文生態的大型史詩紀錄片《香港大淪陷》(Hongkong: War and Peace)；
6. 根據抗日戰爭末期一個真實故事改編，廣東開平赤坎司徒家族七勇士據守碉樓抗擊日軍，最後被日軍殘忍殺害的劇情片《南樓》(The Seven)；
7. 反映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武裝在香港堅持抗戰的歷史紀錄片《港九獨立大隊》(Hongkong Heroes)；

……

現在這部《港九獨立大隊》圖書，正是那一系列作品的延續和結晶。在籌劃撰寫出版它的 16 年間，得到了深圳市史志專家、深圳市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研究會、東縱老戰士和部分他們後代的大力支持，以及撰稿人劉深先生的不懈付出。非常感謝他們！

我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承擔起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以告慰先輩們的在天英靈，更不辜負下一代人對我們的期待。

我深知，現在這部《港九獨立大隊》還有許多遺憾需要完善，但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只有努力地走，才能不斷傳承和完善，我會不斷走下去。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謹以此書紀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香港堅持抗戰的先輩們，期望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忘那段災難深重而又英雄輩出的崢嶸歲月。

鄧力平

於 2025 年 4 月 4 日清明節

（鄧力平，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後代、深圳市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研究會名譽會長）

目 錄

| | |
|----------------------------|---------|
| 歷史無處可逍遙——《港九獨立大隊》港版序 | 劉 深 i |
| 序 永垂史冊的香港抗戰英雄 | 黃 玲 vii |
| 出版感言 | 鄧力平 xv |
| 第 一 章 戰爭烏雲 | 1 |
| 戰前形勢 | 1 |
| 華南抗日 | 3 |
| 華南淪陷 | 7 |
| 港英失算 | 11 |
| 日軍開戰 | 13 |
| 「花開」 | 14 |
| 香港淪陷 | 19 |
| 第 二 章 挺進港九 | 26 |
| 進入香港的手槍隊 | 26 |
| 「冠」字號 | 33 |
| 饑荒與殘暴 | 40 |

| | | | |
|---------------------------|-----|---------------------------|-----|
| 參軍殺敵 | 43 | 長槍隊 | 132 |
| 港九獨立大隊正式誕生 | 45 | 沙田手槍隊 | 135 |
| 第三章 祕密大營救（上） | 49 | 獅子山下遭遇戰 | 136 |
| 黑雲壓城 | 49 | 截殺「林老虎」 | 137 |
| 從九龍撤至港島 | 52 | 活捉東條正芝 | 137 |
| 港英當局與中共密談 | 56 | 鄧賢擊斃陸通譯 | 138 |
| 祕密海上交通站 | 58 | 夜炸啟德機場 | 139 |
| 打通港九線 | 60 | 突襲牛池灣哨所 | 141 |
| 廖公渡海 | 63 | 兩襲四號地窿 | 142 |
| 第四章 祕密大營救（中） | 68 | 夜襲窩塘據點 | 142 |
| 港島尋人 | 68 | 第七章 營救盟軍戰俘 | 144 |
| 港島—長洲—澳門 | 74 | 友軍的援手 | 144 |
| 港島—九龍 | 80 | 賴特脫險 | 147 |
| 何香凝一家 | 85 | 機場營救 | 150 |
| 柳亞子一家 | 87 | 友軍的情誼 | 152 |
| 長洲島祕密中轉站 | 92 | 第八章 與盟軍的情報合作 | 163 |
| 第五章 祕密大營救（下） | 98 | 廣恆雜貨舖 | 163 |
| 西線首次營救行動 | 98 | 與美軍合作 | 170 |
| 東線營救 | 120 | 暗戰團隊 | 174 |
| 艱難籌款 | 121 | 一份清單 | 178 |
| 至暗時分 | 124 | 第九章 西貢中隊 | 182 |
| 史詩迴響 | 126 | 展翅的「紅鷹」 | 182 |
| 第六章 神勇手槍隊 | 131 | 處決叛徒楊九仔 | 184 |
| 南委、粵北省委事件 | 131 | 愛國鄉親 | 186 |

| | | | |
|-------------------------|-----|---------------------------|-----|
| 第十章 沙頭角中隊 | 190 | 最早的人民海軍 | 248 |
| 「明華」誕生 | 190 | | |
| 祕密情報網 | 192 | 第十四章 市區中隊 | 254 |
| 三三事件 | 197 | 「紙彈戰」 | 254 |
| 殺敵鋤奸 | 201 | 情報戰 | 258 |
| 石水潤電台 | 203 | 「3·17」事件 | 262 |
| 烈士的鮮血 | 206 | 「四月大行動」 | 264 |
| | | 破壞日軍物資 | 266 |
| 第十一章 元朗中隊 | 211 | 《地下火》 | 268 |
| 「綠林好漢」 | 211 | 「7·13」事件 | 271 |
| 瘋狂「圍剿」 | 213 | 22 個月的戰鬥 | 275 |
| 祕密戰士 | 215 | | |
| 鄉親們的支持 | 219 | 第十五章 營救「飛虎隊」 | 278 |
| | | 營救克爾中尉 | 278 |
| 第十二章 大嶼山中隊 | 223 | 營救美軍機組 | 294 |
| 來了一支「保鄉隊」 | 223 | | |
| 圍剿土匪 | 224 | 第十六章 港九英豪 | 303 |
| 龍鼓洲血戰 | 225 | 東縱命名 | 303 |
| 化名「何先生」 | 227 | 戰地天使 | 307 |
| 艱苦的 21 天 | 229 | 稅收與軍需 | 312 |
| 鏟除叛徒和漢奸 | 231 | 情報交通線 | 315 |
| 戰後之戰 | 234 | 不拿槍的戰士 | 319 |
| | | 遊擊之友 | 326 |
| 第十三章 海上中隊 | 237 | | |
| 從護航小隊到「順風隊」 | 237 | 第十七章 勝利的日子 | 329 |
| 從「順風隊」到「大華隊」 | 240 | 日本投降 | 329 |
| 從「海鷹隊」到海上大隊 | 242 | 廣州受降 | 337 |
| 漁船戰炮艦 | 244 | 深圳受降 | 339 |

| | |
|--|----------------|
| 受降鬥爭 | 340 |
| 最後的血債 | 347 |
| 第十八章 正義的光芒 | 353 |
| 香港歸屬 | 353 |
| 告別港九同胞 | 355 |
| 惡魔的下場 | 361 |
| 審判戰犯 | 365 |
| 北撤與留守 | 370 |
| 後 記 | 377 |
| 附錄一 曾生為 1989 年版《港九獨立大隊史》撰寫的序言 | 387 |
| 附錄二 港九獨立大隊歷史沿革研究 | 劉 深 389 |
| 主要參考文獻 | 397 |

第一章 戰爭烏雲

戰前形勢

位於南海之濱、珠江口之東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號稱「東方之珠」，與內地山水相連。眾所周知，這片土地原屬廣東新安縣（後來稱寶安縣、深圳市），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及周圍 262 個島嶼。香港的陸地面積 1114.57 平方公里，海域面積 1640.4 平方公里，總面積 2754.97 平方公里；截至 2024 年末，總人口 753.42 萬。

香港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1842 年 8 月，英國逼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又稱「萬年和約」「江寧條約」），強佔中國的香港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再次逼迫清政府於 1860 年 10 月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又稱《中英續增條約》），強佔了九龍半島南部地區。

1898 年 6 月，英國武力脅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 99 年為期，強租九龍半島北部地區和相關水域，稱之為「新界」。自此，深圳河成了界河，中英街等沿線上豎立了界碑。

事實上，英國殖民主義者對香港的實際軍事佔領是在 1841 年（即所謂「開埠」的由來），因此，到日軍佔領香港的 1941 年，整整 100 年。

1937 年 7 月 7 日的盧溝橋事變，標誌着全民族抗戰爆發。盧溝橋事變翌日，《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1937 年 7 月下旬，北平（今北京）和天津先後落入日軍之手。8 月 13 日，

日軍向上海發起進攻，中國駐軍奮起抵抗，歷時 3 個月的淞滬會戰拉開序幕。

1937 年 8 月，中國工農紅軍接受國民政府改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來又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10 月，南方 8 省紅軍和遊擊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與日軍作戰。

盧溝橋事變之後，香港同胞一再掀起抵制日貨運動，對於淞滬會戰也慷慨解囊捐助。中共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簡稱「海委」）制定出 10 項行動綱領，發動捐款支前。眾多海員投入罷運鬥爭，在日本輪船做工的海員罷工離船，其他外輪的海員罷運輸往日本的物資。香港的洋務、印刷、五金、煤炭等各界工人也發起捐獻運動，支援抗戰。

早在 1935 年就成立的餘閑樂社，原是海員群眾組織，後來聯合組織香港海員工會，接受中共香港市委領導；1937 年後，會員多達 2 萬餘人。香港愛國青年學生成立香港學生賑濟會（簡稱「學賑會」），以節食、節用、賣



1938 年 9 月，香港學生賑濟會成員合影

花、賣旗等籌款，成為 300 多間大中小學數十萬學生參加的抗日愛國團體。學賑會成立的兒童團、女學團、歌詠班、戲劇班、救護班等，都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此外，香港惠陽青年會、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寶安同鄉會、海陸豐同鄉會、清遠同鄉會、惠坪樂善公所、新青體育會、洋務工會、虹虹歌詠團、業餘聯誼社、自強社、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簡稱「東團」）等愛國社團，以及中華書局的工人、東華三院的護士、淘化大同罐頭醬油廠的工人等，都成為東江抗日遊擊隊的重要群眾基礎。

華南抗日

1937 年，由於國共合作溝通協調的需要，中共派出周恩來等人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常駐國民政府所在地武漢。中共中央負責領導南方工作的長江局在武漢成立，並在重慶、長沙、廣州、香港、衡陽、桂林、貴陽領導陸續建立了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通訊處和交通站。

1938 年 1 月，周恩來通過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聯繫港督羅富國，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簡稱「香港八辦」）成立，在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下開展工作。公開招牌是經營茶葉生意的粵華公司，地址在皇后大道中 18 號，一樓賣茶葉，二樓是辦事處的祕密據點。老闆娘陳媽媽是烈士遺孀，她 15 歲的兒子陳新做掩護。此外，柯麟、柯平（即柯正平）兄弟接手開辦的南華藥房，廖安祥所在的印度尼西亞辦莊——義順源，李少石（即李默農）經營的灣仔帽店等，都是香港八辦的聯絡點，推動



柯麟



柯平（即柯正平）



周恩來



廖承志

香港抗日救亡工作，以及港澳同胞、海外華僑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線。

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重新調整了華南地區的工作部署，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南方局、中原局、東南局。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黨組織工作。

1938年10月12日，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翌日，中共中央電示廣東省委和香港八辦：「要在東江日佔區後方開拓遊擊區」。香港八辦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廖承志召集在香港的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海委書記曾生、東南特委書記梁廣等開會，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共廣東省委的決定，派曾生、周伯明、謝鶴籌帶領一批黨員和積極分子，到惠陽縣坪山（今深圳市坪山區），建立中共惠寶工作委員會，並在1938年12月組建惠寶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東南特委、香港市委、海委、香港和九龍區委，都發動愛國群眾團體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積極參加遊擊隊。

在此前後，惠陽、寶安、東莞等地已經相繼成立王作堯、袁鑒文領導的

東莞縣抗日模範壯丁隊（即「老模」，1938年10月成立），單容沛、阮海天領導的抗日自衛團增城縣第三區常備隊（1938年10月成立），黃木芬領導的東寶惠邊遊擊大隊（1938年12月成立）等幾支各級地方黨組織領導的遊擊隊。由於當時的遊擊隊規模小，力量薄弱，只能打着灰色旗號，或者藉助國民黨軍隊的番號存在，這幾支遊擊隊也成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的前身部隊。

但是，駐守東江的國民黨軍隊還是察覺了中共武裝遊擊隊所屬性質，並制訂了「剿滅」計劃。1940年3月，國民黨軍隊出動「圍剿」部隊。在接到地下黨傳出的情報後，曾生和王作堯領導的兩支遊擊隊分別開始向海陸豐方向轉移，史稱「東移」。

離開了惠（陽）東（莞）寶（安）根據地的「東移」，是一次方向性的戰略錯誤，一路遭到國民黨頑固派軍隊



曾生



王作堯



1988年10月，在東莞縣抗日模範壯丁隊成立50周年之際，老戰士們合影。前排左四為王作堯，前排左三為袁鑒文



阮海天



黃木芬



林平



梁鴻鈞

的圍追堵截。曾生和王作堯兩部被分割，損失慘重。全員從出發前的700多人，減至100多人。這一錯誤的戰略轉移，得到了中共中央「五八」電報指示的糾正。

經歷了「東移」的受挫和嚴峻考驗，廣東黨組織在寶安縣布吉召開上下坪會議，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及時糾正了「東移」的錯誤。從此，摒棄國民黨軍隊番號，成立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將曾生和王作堯兩部分別整

編成第三大隊及第五大隊。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前東特委書記林平（即尹林平）兼任這兩個大隊的政委，梁鴻鈞負責軍事指揮。上下坪會議是中共東江抗日武裝戰史上的歷史性轉折點。

上下坪會議之後，曾生率第三大隊開闢東莞大嶺山抗日根據地，王作堯率第五大隊創建寶安陽台山抗日根據地。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本書主要記述的是，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同日軍展開的城市、鄉村、山林、海島和海上武裝鬥爭，以及營救盟軍官兵，與盟軍進行軍事情報合作，引導盟軍飛機轟炸日軍設施、裝備等，並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華南淪陷

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正逢經濟危機，急需尋找擺脫困境的出路。這時的日本軍部與法西斯團體開始勾結，首相田中義一拋出《田中奏摺》，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就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發動盧溝橋事變、進攻華南的野心與路徑。

然而，直至1938年10月日軍在大亞灣登陸，進而佔領華南大片土地，很多人並沒有看清日本侵佔香港的野心。

1938年11月，5000多日軍登陸大鵬灣；隨後在坦克、飛機掩護下，分三路進攻深圳鎮，寶安縣城南頭也隨即淪陷。11月28日，日軍佔領沙頭角。當時的英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依然認為日軍進佔深圳河之北，只是維護後方安全的臨時行為，不會越過香港邊界。

廣州淪陷後，很多內地的富商、社會名流以及平民百姓紛紛逃到被稱為「孤島天堂」的香港避難。這時的香港突然湧進60多萬人，使香港人口達到170多萬人。隨着大批內地人湧進香港，也帶來了進步人士群體。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創建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開展戰時醫療救濟和兒童保健工作，為內地抗戰募集大量資金、藥品、醫療器械和其他物資。

英國人一直相信，日本不會擴大戰爭，不敢向英美開戰，所以，香港是安全的。然而，香港扼守太平洋要衝，又是重要的海外物資運送通道，每個月有大約6萬噸武器從香港源源不斷運送到中國內地，



湧入香港的難民



日軍在進攻香港之前，已經佔領廣州、寶安（深圳）一線

早已為日本的野心所不容。

由於東江抗日遊擊隊的存在，從 1938 年到 1944 年，日軍在 5 年多的時間裏沒有打通粵漢鐵路。1939 年 8 月 14 日晨，日軍再度佔領深圳。國民黨守軍放棄抵抗，退到沙頭角香港一側，被英軍繳械並關進集中營。

日軍第二次佔領沙頭角和深圳圩，在深港邊界修築碉堡，在中英街和羅湖橋頭

直接與英軍對峙。然而此時，日軍還無暇顧及英國佔領下的香港，因此，只是在邊界上做未來進攻的準備，並試探英國的反應。

1939 年 8 月 23 日，日軍 1600 多人集結寶安；次日，駐紮深圳的日軍續增至 4000 人。港英當局感覺受到威脅，於是由新加坡調來 100 架飛機充實防務，並徵集英僑擔任巡哨。8 月 25 日，日軍大小軍艦 40 艘突至港外，港粵交通完全斷絕，港英海軍當局決定封鎖海面。

正是考慮到香港岌岌可危，中國政府開始將戰爭物資運輸通道從香港轉向滇緬公路。而日本人的魔爪，也正在從亞洲偷偷伸向浩瀚的太平洋。當香港街市上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時候，戰爭的陰雲正漸漸向香港上空聚攏……

日本法西斯的野心決定了它的行為方式，吞併中國、獨霸亞洲、瓜分世界，這就是它的思維模式。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實行親英政策，轉而在 1894 年對中國、1904 年對帝俄、1914 年在青島對德國租界發動戰爭。

英國在遠東支持日本對華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法、意等國與日本簽署祕密協議，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權益。然而養虎為患，英美等西方諸國最終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對手。



日軍進攻香港前夕，與英軍在羅湖橋對峙

日軍早在 1936 年即有進攻香港的意圖。日本陸軍在修改《帝國國防方針》《用兵綱領》時，首次加入對英國作戰的構想。

1940 年初，日軍進攻香港的計劃漸趨成型，《1940 年度作戰計劃》將香港作戰列為對華作戰的一部分。同年 12 月，日軍第 23 軍命令第 38 師團準備進攻香港。1941 年 9 月，日軍大本營通知中國派遣軍，預計將於 11 月向英美開戰，其中提到將由第 23 軍佔領香港。

11 月 6 日，日軍大本營指示中國派遣軍準備進攻香港，預定時間為 11 月底，並要與海軍簽訂協議。為此，日軍大本營制定了《香港攻略作戰要領》，要求第 23 軍在深圳、虎門、石門等地集結待命。

11 月 30 日，第 23 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與第 38 師團師團長佐野忠義中將、第一炮兵隊長北島驥子雄中將等主要部隊的指揮官在深圳開會，確認了《香港攻略計劃》。同時，第 23 軍與華南海軍第二遣華艦隊簽訂了《關於香港攻略的陸海軍中央協定》。

第 23 軍在羅湖、南頭設立兵站；戰鬥司令部設在沙灣，並於進攻香港當日中午推進到羅湖。

1941 年 11 月 21 日，日軍第 38 師團開始第一階段集結。其中，第 229



酒井隆



佐野忠義



北島驥子雄

聯隊在當日從中山乘船前往虎門；其他主要部隊於 11 月 26 日至 29 日離開佛山、三水等地，由陸路經石龍南下虎門。

12 月 4 日，第 38 師團在虎門集結完畢，次日南下寶安。為掩人耳目，日軍乘夜分頭行動，祕密進入布吉、李朗、沙塘布、橫崗等地山谷潛伏。

12 月 7 日，第 38 師團作最後休整，第 228 聯隊從寶安西部急行軍與大部隊會合。第 38 師團的戰鬥通報說：

當時入夜之後，寒風蕭蕭，冷雨陣陣，部隊在行軍中雖已集結完畢，但為了保密，一概禁止點火。官兵（尚着夏服）為了戰勝嚴寒，或在半夜做體操活動，或互相擁抱取暖。

在守軍方面，駐港英軍於 11 月 28 日完成部署演習，各部返回軍營繼續備戰。11 月 30 日，要塞司令部向部隊發出戰鬥警報；12 月 5 日，正在粉嶺新圍訓練的香港防衛軍被召回。12 月 6 日下午 7 時 20 分，駐港英國皇家空軍接到發自新加坡的命令，進入一級戒備狀態；當晚，駐港英軍司令官馬爾比少將命令所有船隻離開香港。12 月 7 日上午，香港守軍離開營地就位。馬爾比指示守軍備戰，負責爆破集結，並動員香港警察。當日傍晚，馬爾比接到日軍正向邊境集結的報告，但他還向英國陸軍部報告說：「本人認為：有 1 萬至 2 萬的日軍，為攻擊本殖民地已到達寶安至深圳之間的報告是誇張的。」

然而，日軍的陰謀卻逃不過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情報人員的眼睛，遺憾的是，港英政府沒有相信他們傳遞的情報。事實上，對日軍在深港邊境附近

的兵力調動和部署，東江抗日遊擊隊的情報人員一直在追蹤偵察，並將情報動態源源不斷地通過香港八辦的電台報告中共中央南方局。

進攻香港之前，日軍在坪山、惠陽、淡水等地到處抓鄉民，修築從淡水至深圳長達 50 多公里的公路，為進攻香港做準備。從陸地進攻香港，日軍必須先在邊境線上集結重兵。

東江縱隊偵察到：日軍第 23 軍第 38 師團司令部駐沙灣，第 38 步兵團、第 228 聯隊駐沙井、西鄉，第 229 聯隊駐橫崗，第三大隊駐沙頭角，第 230 聯隊駐布吉，第一大隊駐南頭。第 38 師團配有炮兵、工兵、輜重兵、裝甲車、通訊隊、兵器勤務隊、衛生隊、野戰醫院等。參與作戰的還有北島驥子雄中將的第一炮兵隊，海軍方面有新見政一海軍中將率領的華南海軍第二遣華艦隊；第 51 師團第 66 聯隊荒木勝利大佐所部 6000 多人，負責在深港邊境一線保衛第 38 師團後方。



新見政一

王作堯在《東縱一葉》一書中回憶：

從（1941 年）十一月開始，國民黨軍隊都遠走高飛，離開我們這個地區了。在這緊張的時刻，曾生同志到寶安這邊來，我們和梁鴻鈞三人共同研究了當前的情況，認為敵人對香港、九龍的進攻已經迫近。日軍出動的兵力估計有兩個師團，有二萬多人；而英軍在新界那邊只有五千印度兵和尼泊爾兵，戰鬥力很弱。看情形，英軍沒有什麼抵抗能力，日軍對九龍是唾手可得，港九陷入日軍手中的局面即將形成。

港英失算

早在盧溝橋事變爆發的 1937 年，時任港督羅富國就認為，香港難以抵抗日軍進攻。他曾建議宣佈香港為不設防城市，保持中立，停止所有防禦



羅富國



賈乃錫



加拿大兩個營的援軍抵達香港

計劃。但是，這個建議遭到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反對。丘吉爾認為，香港必須保衛。因此，香港防禦繼續按計劃進行。

1941年，日軍發動更大規模戰爭的陰謀已經露出端倪。英軍總參謀長伊斯梅爾勳爵提出，如果日軍進攻香港，英軍已無力防守。當時，英國和美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採取妥協政策，蘇聯也於1941年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日本政府提出，美英兩國關閉新建的滇緬公路。

丘吉爾提出關閉滇緬公路3個月，並答應日本禁止從香港運出軍火，禁運物資甚至包括石油、

卡車、鐵路器材等，然而，並沒有阻止日本佔領香港的野心。

駐港英軍司令官賈乃錫少將在1941年8月卸任。回到英國之前，他途經老家加拿大，打算徵調這裏的軍隊馳援香港，並說服伊斯梅爾向香港增兵。然而，此刻的英國政府，已經將防禦日軍的重點放在印度和新加坡。英國遠東總司令部只向香港增派了缺乏作戰經驗的兩個加拿大營，直到香港戰爭臨近的11月16日才匆匆抵港，重武器也沒有按時到達。

戰前，代表蔣介石在美國活動的宋子文從華盛頓打來電報，讓姐姐宋慶齡儘快離開香港。宋子文本來應宋慶齡之邀擔任保盟的會長，戰前發來

電報辭職，理由是保盟已經不再是一個無黨無派的組織，成了中共的宣傳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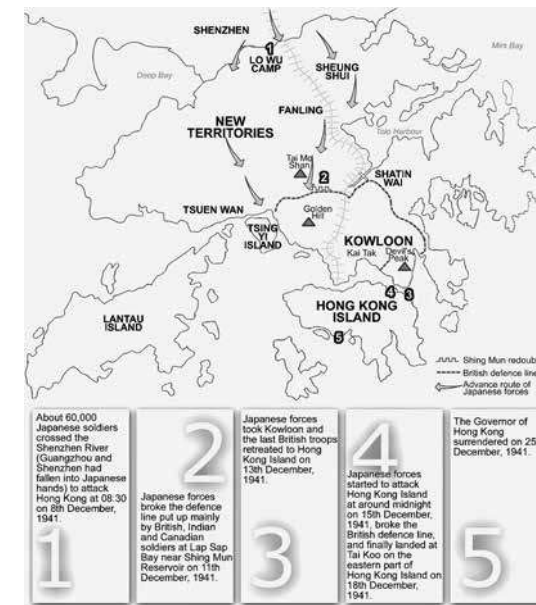
日軍開戰

1939年，日本擬定了「南進」「北進」兩個方向的作戰計劃。「北進」遭到蘇軍痛擊慘敗，「南進」成為日軍必選戰略。但是，由於中國軍民的抵抗以及對南洋英、荷、美殖民者的忌憚，日本「南進」必然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1940年7月，日軍「南進」計劃的宣傳口號是：將香港從西方殖民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部分。而1941年正是英國人佔領香港100周年。

將香港納入「大東亞共榮圈」，可以使日本獲得重要軍事補給基地，迫使中國早日投降，對於日本征服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日軍企圖通過「南進」，打開通向印度洋的通道，實現與德軍會師中東及印度洋的目標。

於是，中國香港和泰國、馬來亞、菲律賓等印度支那南部地區，成為日軍南進的橋頭堡。為此，日本陸海軍部制定《對南方施策綱要》。對於日本軍部和政府來說，它的野心不僅是一個小小的香港，而是包括美軍基



日軍從陸地進攻香港示意圖



香港保衛戰中，駐港英軍司令馬爾比少將（左）與加拿大援軍指揮官勞森準將交談

地在內的整個太平洋戰場。

駐港英軍對來自北部進攻的設防主要是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這道防線號稱「東方馬奇諾防線」，是英軍在九龍半島修築的大型防禦工事。整個防線由新界西部醉酒灣至東部的西貢區牛尾海，途經城門水庫、城門河、沙田海、獅子山、大埔山等地，長約 18 公里，是九龍半島上最有力的一道防線。

為此，港英政府從 1939 年起徵召男丁入伍，組成義勇軍。戰爭爆發之前，香港的守軍達到 1 萬多人，還有海軍和空軍力量。在這 1 萬多人中，包括香港義勇軍，其中有一半駐紮在九龍半島。

英軍認為，九龍半島的防線至少可以守半年，整個港島可以守一年。日軍的估計是：最多半年就可以拿下整個香港。實際上，香港僅僅抵抗了 18 天。香港坊間傳聞，香港開埠 100 年是過不去的劫：香港的「香」字就是「一十八日」。

「花開」

在史料記載中，由於參戰各方採用的時間標準不同，關於香港戰爭開始的具體時間的描述混亂。日軍採用「中央標準時」，即格林尼治時間（GMT）+9 小時；駐港英軍採用 1940 年冬令時，即（GMT）+7.5 小時；港英政府採用 1941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新冬令時，即（GMT）+8.5 小時。本書採用駐港英軍的時間，此標準與駐新加坡英軍遠東司令部的一致。

大戰在即，港島和九龍還是一片歌舞升平。1941 年 12 月 7 日（禮拜天）

晚上，各界名流在九龍俱樂部為方振武將軍舉行招待會；保衛中國同盟與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在嘉路連山道的海軍球場聯合舉辦嘉年華會閉幕式，遊藝、馬戲、書畫展和外國雜耍等各種形式的義賣熱鬧非凡。

香港時間 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約零時 45 分，日軍在馬來半島的哥打峇魯（馬來語：Kota Baru）登陸。大約一小時後，日本海軍飛機出發，突襲美國的珍珠港。1 時 30 分，日本華南海軍第二遣華艦隊司令部接到確認馬來作戰已經開始的電報，艦隊進入作戰狀態。2 時 21 分，第 23 軍司令部接到參謀本部的兩封電報，第一封為開戰暗號「花開」，第二封確認進攻馬來半島的 E 作戰開始。第 23 軍司令部隨即於 2 時 30 分下達暗號「鷹」——實行香港作戰。

當日上午 5 時 50 分，由土生秀治大佐率領的日本陸軍飛行第 45 戰隊的 27 架九八式輕型轟炸機，在高月光大佐率領的第 10 獨立中隊 9 架一式戰鬥機護航下，從廣州天河機場起飛。當時，香港及鄰近地區上空雲層覆蓋。土生秀治戰隊在雲層之上的 4200 米高空飛向香港。約 7 時 40 分，土生秀治的座機首先進入香港，26 架九八式輕型轟炸機緊隨其後，共攜帶 162 枚 50 磅炸彈，每架飛機 6 枚。

在英軍方面，據守軍投降後撰寫的《要塞戰鬥日志》記載，當日清晨約 4 時 45 分，駐港遠東三軍情報署截聽到東京電台發出即將對英開戰的暗號，所有駐港英軍在一小時內接到通知。馬爾比於清晨約 5 時 45 分致電英軍半島旅指揮官華萊士準將，通知他戰爭爆發了。半島旅的工兵隨即開始破壞深圳河上的橋樑，並逐步破壞青山道及大埔道的渡河點。凌晨約 5 時，於前一晚抵達啟德機場的香港防衛軍第一連接到駐港空軍通知——「戰爭迫近」。約 6 時，駐港空軍確認「戰爭開始」。

上午 7 時，日軍飛機尚未抵達啟德機場上空，港督楊慕琦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隨着隆隆的爆炸聲，啟德機場西部停放的若干架雙引擎和三引擎軍用飛機，以及 8 架民航客機相繼被擊毀。守軍雖奮力還擊，但終未奏效。

12 月 8 日早晨 7 時左右，港島上空響起防空警報，很多市民以為又是



日軍轟炸香港



鄧筱清

一次防空演習。香港蓮麻坑村居民葉瑞山回憶：「在香港淪陷那一天，我還在蓮麻坑小學上學，聽到飛機響，往上一看，好多轟炸機，在我們頭上有 6 架。過了不到 5 分鐘，香港的炸彈爆炸聲就響起來了。」

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鄧筱清回憶：「我是新界元朗屏山鄉坑頭村人，6 歲就開始逃難。1941 年 11 月，我媽媽去世。一個月後，日本鬼子就打到香港。早上，突然間，飛機開始撒傳單，發了很多傳單下來。沒多久，日本鬼子就從深圳打到了元朗。」香港退役華籍英兵周榕回憶：「日本鬼子在筲箕灣，靠近鯉魚門兵房，扔了很多炸彈，炸死了很多人，那裏住着很多水上人家。」

日軍第一階段進攻，原計劃由航空隊奪取制空權後，地面部隊從深圳河

北岸的福田進擊錦田平原，奪占青山道，並分兵從沙頭角進攻大埔，佔領橋樑，以截斷邊境守軍退路。

由於預計會遭到守軍沿深圳河邊境阻擊，日軍改變了計劃。12 月 8 日中午，日軍主力分左右兩翼，從羅坊（羅芳）和羅湖渡過深圳河，以鉗形態勢進攻石湖圩和粉嶺，企圖夾擊守軍。

這一天的東京時間上午 11 時 40 分，按照事先的計劃，日本天皇裕仁發表宣戰詔書。美國和英國向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新界英國守軍在破壞了主要的道路、橋樑之後，撤退到醉酒灣防線。負責守衛新界和九龍的是半島旅，大約 5000 人，一個蘇格蘭營防守西段，兩個印度營防守中段和東段。整個防線的主要陣地城門碉堡和金山陣地，由半島旅的皇家蘇格蘭營駐守，營長是瓦特中校。日軍第 228 聯隊於 12 月 9 日上午才進入香港。當晚 8 時，



日軍炮擊香港



刊登英國向日本宣戰消息的報紙



在陣地上抵抗日軍的加拿大籍英軍



《大公報》對防守九龍的英軍撤防的報道

該聯隊第三大隊向 255 高地進攻，第二大隊向城門河進攻。經過激烈交火，城門碉堡失守。12 月 10 日凌晨 3 時左右，守軍 A 連連長鐘斯上尉向日軍投降。守衛碉堡指揮所的 20 人中，6 人受傷，兩名印度籍士兵陣亡。城門碉堡失陷將近 15 小時後，12

月 10 日傍晚 6 時，蘇格蘭營撤至金山防線繼續抵抗。12 月 11 日凌晨，日軍第 230 聯隊第 5 中隊在金山與守軍 D 連爆發肉搏戰，中隊長山本清一中尉被擊斃。約 8 時 40 分，日軍攻佔 D 連守衛的 361 高地。

日軍第 7 中隊在炮火支援下攻打 256 高地，遇到守軍 B 連和 C 連的頑強抵抗。經混戰，B 連連長李查遜上尉和 C 連連長羅斯上尉相繼陣亡。

英軍認為，醉酒灣防線至少可以守半年，實際上 3 天就被突破，九龍半島 5 天失陷。在城門碉堡和金山陣地相繼失守後，12 月 11 日中午 12 時，馬爾比下令半島旅於當晚撤回港島。半島旅接到命令後，於下午開始撤退行動。12 月 12 日清晨，日軍還在進軍途中，日本間諜就在九龍南端最高的建築物半島酒店樓頂升起日本國旗。12 月 12 日早 6 時，日軍第 230 聯隊第三大隊大隊長野口捷三率混合挺進隊進入九龍市區，在尖沙咀天星碼頭，與準備撤離的守軍印度營及蘇格蘭營的散兵交火。日軍向九龍市區發動進攻，一路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上午 9 時，攻佔九龍市區。

在日軍攻佔九龍半島之際，九龍總警司宣佈：香港皇家警察放棄九龍。整個九龍半島失去了平日的治安保衛力量，於是，一場來自黑社會各幫派的燒殺搶掠開始了。12 月 9 日晚，來自九龍各堂口的數十個黑幫大佬聚會，用抽籤方式劃分搶劫的地盤。他們約定，以白布纏住左臂為記號，口令是「勝利」。後來，這些黑社會漢奸分子就被稱為「勝利友」，在香港歷史上留下了永遠的恥辱。

據戰後的香港口述歷史調查，這些「勝利友」人數高達上千。他們瘋狂洗劫金鋪、士多店和商場，並闖進平民家中。如果有人拒不交出保險櫃的鑰匙，會被當場砍斷手臂；找不到錢的士多店，會被一把火燒掉，反抗者會被推進火堆活活燒死；甚至有不同幫派因為搶劫同一個金鋪互相火併。野口捷三混合挺進隊佔領九龍市區後，鎮壓了本來支持日軍的漢奸「勝利友」，並在主要道路設立崗哨，控制了九龍市區。



日軍攻佔香港進軍途中



日軍攻陷香港尖沙咀

香港淪陷

香港動員市民加入義勇軍。戰前潰逃到香港境內的國民黨軍隊，被繳械關押到集中營，這時被釋放出來參戰。日軍曾經派出多田督知中佐率領的「和平使團」兩次向香港總督楊慕琦勸降，並帶有一名人質——輔政司詹遜祕書的夫人李妮。勸降遭到楊慕琦拒絕後，12 月 18 日晚，日軍第一波登陸部隊分 3 個梯隊，向港島發起渡海強攻。20 時 15 分，第 230 聯隊在北角登陸；20 時 20 分，第 228 聯隊第二大隊在太古登陸；20 時 28 分，第 229 聯



日軍首次勸降團成員



日軍的勸降海報



日軍在香港北角登陸

隊第二大隊在阿公岩登陸。

日軍第一波登陸部隊上岸後，立即遭到守軍拉吉普營各連的阻擊。在北角，D連與第230聯隊第三大隊交火；在太古船塢及太古糖廠，C連與第228聯隊第二大隊展開白刃戰；在筲箕灣，A連的抵抗被第229聯隊第三大隊擊潰。

各登陸點進入混戰一小時左右，日軍第二波部隊登陸。拉吉普營面對兵力超過自己10倍、6個大隊的日軍，依然頑強抗擊。日軍3個聯隊憑人數優勢，從東、南、西3個方向朝縱深推進。

守軍與日軍頑強戰鬥了7天，這使日軍付出了沒有預料到的代價。

12月25日早晨，日軍第三次向楊慕琦勸降，又遭到拒絕。守衛黃泥涌峽的加拿大部隊非常英勇，最後，勞

森準將和他的士兵全部陣亡。港島西部的水源被日軍切斷，當天下午，楊慕琦決定投降。

戰時日本電台廣播：

大本營陸海軍部發佈，12月25日晚9時45分，香港島局部仍有負

隅頑抗的守軍，在我軍晝夜不停的猛攻下，守軍於25日17時50分投降，19時30分，我軍停戰。戰爭結束了。19時35分，在半島酒店，楊慕琦總督、英軍司令馬爾比向我軍首腦投降。

在港督楊慕琦正式對外宣佈投降之前一小時，國民政府駐香港代表陳策率部下及英軍陸海空軍70多名官兵，分乘6艘魚雷快艇突圍。陳策等人遭日軍炮擊而棄船。左腿為假肢的陳策在祕書徐亨奮力保護下，歷險泅渡，躲過日軍掃射，最終成功逃出香港，抵達廣東



日軍進攻香港黃泥涌峽道（畫作）



英軍勞森準將（左二）



時任香港總督楊慕琦



陳策（左臂纏繃帶者）與部分突圍者在廣東惠州



描繪港督向日軍投降場景的畫作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在香港半島酒店向日軍投降



位於香港尖沙咀的半島酒店

惠州。

1941年聖誕節的夜晚，在半島酒店第336號房間，香港總督楊慕琦和駐港英軍司令馬爾比少將簽署投降書。因為停電，這個屈辱的儀式在燭光下進行。這是香港開埠百年以來最黑暗的聖誕節，也是香港歷史上最恥辱的一個夜晚。香港總督府和告羅士打大廈上都豎起白旗。

就在楊慕琦宣佈投降之前幾小時，日軍衝進聖斯提反學院，將英國和加拿大傷兵殺死在病牀上，又殺死醫生，強姦並殺害了那裏的女醫生和護士。

日軍大本營陸海軍部發佈：

12月28日中午12時30分，攻佔香港的帝國陸海軍部隊，在敵人投降之後，解除了敵人的武裝，26日下午6時，我軍佔領香港全島。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28日，南方的早晨仍有



反映日軍屠殺聖斯提反學院臨時醫院英軍傷兵的美術作品



日軍舉行佔領香港入城式

寒意。陰天從午後開始轉晴，強烈的陽光穿透厚厚的雲層，萬道金光照射着下午的街道，這是戰史的輝煌時刻，我軍開始舉行入城式。

港督楊慕琦、馬爾比少將和輔政司詹遜，以及港英政府、軍方的官員都成為戰俘，在集中營裏受盡折磨。在日本法西斯統治下，香港百姓的命運更加悲苦。

1942年2月20日，日軍的軍政府時期結束，陸軍中將磯谷廉介就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野間賢之助大佐為憲兵隊隊長。駐港日軍稱為警備隊，常備兵力兩三千人。在港島，駐守摩星嶺、跑馬地、筲箕灣、赤柱、香港仔等處的約800人；駐守九龍市區的警備隊約800人，分為中區、南區、北區和東



磯谷廉介



佔領香港的日本軍官



佔領香港的日本憲兵

區 4 個警備隊；新界地區的警備隊分駐粉嶺、安樂村、元朗洪水橋、沙頭角、金錢圍、沙田、大嶼山等地，約 800 人。日軍在香港沿海有大小機帆船百餘艘、港內戰艦及小炮艇若干艘，歸華南第二遣華艦隊司令部指揮。



日本佔領香港後，將道路改名

憲兵本部設在香港本島中區，內設警務課、經理課、醫務課。九龍憲兵總部設在九龍，各區分別設憲兵隊、派遣隊或派出所。此外，還設有水上憲兵隊，分為香港和九龍兩隊。全港九的日本憲兵約 150 名，由華人、印度人組成的憲查約 2000 名。翻譯（又稱「通譯」）大多為有軍籍的台灣人。



佔領香港的日軍哨兵在太平山上

總督部為日本在香港的最高統治機構。總督部下屬的民治部分管香港、九龍、新界 3 個地區事務所，所長由日本人擔任；各地區下設若干區役所，區役所的前身是維持會，又名區政所。在各區內的鄉村，由

區役所和當地憲兵隊指定 1 至 2 人為村長。區長和村長由華人擔任。

駐港日軍防範與打擊的重點是中共遊擊隊，因此，在市區外圍，尤其是鐵路、公路、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到處設立哨卡和碉堡，點線結合，並雇

傭流氓爛仔充當憲查、密偵，對嫌疑者肆意捕殺，意在將香港建成「大東亞模範治安區」「日本在南太平洋戰爭的前進基地和補給站」。

事實上，由於日軍兵力有限，戰線非常分散，每個區的憲兵隊只有三五個日本士兵，大部分依賴憲查和漢奸。在新界廣大地區，日軍只能控制公路幹線，為港九獨立大隊的武裝鬥爭留下了充分的施展空間。